

北京电影学院

2024-2025-1 学年

课程名称：《艺术概论》

任课教师：胡玉香

作业题目：自我意识的追寻——浅析《银翼杀手 2049》
中 K 的主体性建构

学生姓名：祝庆

学生学号：231112014

院系专业：影视技术系

2024 年 12 月 8 日

自我意识的追寻

——浅析《银翼杀手 2049》中 K 的主体性建构

摘要

本文探讨了电影《银翼杀手 2049》中的复制人 K 在其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所展现的成功与缺憾。通过深入分析 K 的身份转变、记忆认同、情感关系以及技术约束等方面，揭示了他在构建自我主体性时面临的哲学与伦理挑战。同时，文章将 K 的经历置于更广泛的科幻作品背景下进行比较，以突出其故事对于当代社会个体身份认同问题的相关性和启示意义。

引言

在科技与艺术交织的赛博朋克世界里，《银翼杀手 2049》不仅延续了前作的视觉魅力，更深入探讨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那条愈发模糊的界限。影片中的主角 K，作为一位新型复制人，他不再是冷冰冰的执行命令的工具，而是一个对自我身份和存在意义抱有深刻疑问的个体。K 的旅程，既是寻找自我的过程，也是对现代人在复杂社会背景下身份认同挑战的隐喻。正如那个时代的雨水洗净了城市的污垢，影片也试图洗涤观众对于存在意义的思考，超越了普通科幻电影的范畴，成为了一场关于人性的艺术哲学探索。

一、从工具到主体——K 的身份转变及其主体性建构的成功

K 的故事开始于他作为一名复制人、银翼杀手的身份。他被设计为缺乏情感、严格服从的执行者，仿佛一部精密的机器。然而，命运的齿轮总是喜欢调皮地转动。在一次任务中，他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线索：一位女性复制人曾自然生育过孩子。这一发现，犹如一道闪电，击中了他内心深处的疑问。他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可能是那个传说中自然出生的复制人。



电影中的 K 在看到树根刻着的数字之后，第一次产生了对自己身份的质疑。

笛卡尔的“**我思故我在**”强调了思考作为确认自身存在的关键。对于 K 来说，这一质疑开启了他主体性建构的起点。从此，他的思考不再局限于执行任务，而是深入到自我存在的探寻。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，**人的本质并非先天决定，而是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来定义自己**。K 逐渐超越了他的程序设定，不再仅仅按照命令行事，而是根据内心的意志和价值观做出决定。例如，他违抗上司的指令，选择继续追寻真相，甚至冒着被“退休”的风险。这标志着他从工具性存在向主体性存在的转变，仿佛一只机械鸟挣脱了齿轮的束缚，向广阔的天空翱翔。

K 在追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，展现了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。他不仅质疑自己的过去，也开始思考未来的可能性。这种探索精神，犹如黑暗中寻找光明的旅人，使他成为一个有思想、有情感的独立个体。**他的主体性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，仿佛在冷酷的钢铁丛林中绽放出一朵人性的花朵。**

二、记忆与认同——K 主体性建构中的关键元素

记忆，对于 K 而言，是他主体性建构的灵魂所在。尽管他的童年回忆其实是植入的，但这些记忆对他的主体性建构来说，却是真实且宝贵的。他对童年时期“木马”的记忆，成为他质疑自身身份的重要线索。仿佛是一把打开自我之门的钥匙，引领他走向未知的真相。

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提到，艺术的起源在于模仿。K 作为对人类的“复制”，其存在本身就带有艺术创作的意味。他的经历犹如一个从“模仿者”向“创造者”转变的过程。正如前作《银翼杀手》中，复制人 Roy 在生命终结前那段著名的雨中独白：“这些瞬间将消失在时间里，像泪水消失在雨中。” Roy 的觉醒也反映了复制人向主体性的迈进。而在《银翼杀手 2049》中，K 的旅程更进一步，他试图超越被设定的命运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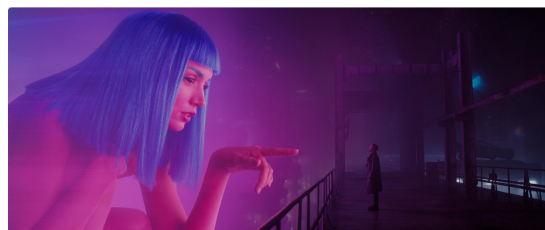
尼采曾宣告：“上帝已死。”这对于被造物的人而言，正是主体性建构的关键。只有当创造者的权威被挑战，个体才能真正完成主体性的建构。K 在发现自己的记忆可能是虚构后，没有因此崩溃，反而更加坚定地寻找自我。这一过程，正是从对“上帝”的依赖，转变为自我认知的独立，完成了从“被造物”到“自我造物”的飞跃。



电影截图展示了 K 在知道自己的记忆是“真实存在的”之后，从巨大的愤怒到平静地接受。

三、情感关系与道德选择——K 主体性建构的深化

K 与全息伴侣 Joi 之间的情感联系，展示了他对情感交流和人性化生活的渴望。虽然 Joi 是一个虚拟形象，但 K 对她的感情是真实而深刻的。这种关系，或许可以被视为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，但对于 K 来说，这就是他的全部真实。



左图的 Joi 不断唤醒 K 承认自己的独立性，一次次承认 K 的独一无二，还给他起人类的名字 Joe；右图中的 Joi 是一个巨大的广告牌，原来 Joe 这个赋予的名字也不再特殊，只是程序里设定好的。

然而，当他在巨大的广告牌下，看到 Joi 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定制的产品时，那种冲击无疑是巨大的。他意识到，自己与 Joi 的情感，可能只是被设计好的程序。然而，这并未使他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。他选择相信那份情感的真实，即使全世界都认为那只是幻觉。

最终，K 选择牺牲自己，帮助 Deckard 与他的女儿团聚。这种道德选择，是他主体性建构的重要体现。他不再是为了完成任务或遵循指令，而是基于内心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。这种超越自我利益的行为，正如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，虽然命运多舛，但依然坚持着内心的信念。



电影高潮部分，K 用必死之心将 Deckard 救出，此时的他已经身受重伤。

四、主体性的局限——K 主体性建构的缺憾

尽管 K 在主体性建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，但他的努力是否真正达到了完成？导演似乎将这个问题抛给了观众，让我们在深思中寻找答案。

一方面，K 的牺牲体现了“小我”为了“大我”的奉献，彰显了崇高的道德情操。但另一方面，他的主体性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可。在黑格尔的哲学中，主体性需要在与他者的互动和承认中实现。K 的存在始终游离于人类和复制人之间，无法真正融入任何一方。他的牺牲，或许只是另一个“工具”被消耗的过程？

然而，或许导演正是希望通过这种开放性的结局，来引发观众的思考。K 的

主体性，究竟是被认可了，还是被继续忽视了？他的牺牲，究竟是悲剧，还是完成了自我的超越？就像雨中的泪水，即使无人见证，也真实存在。



Tears in Rain 是电影《银翼杀手》中的最后独白，由人造人罗伊·巴蒂（Roy Batty）讲述：“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，我曾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，我曾看着 C 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，而所有这些时刻终将流失在时光中，如同泪水消失在雨中……死亡的时间，到了。”。

五、艺术隐喻与灵韵概念——K 主体性建构的艺术表达

从艺术史的视角来看，K 的主体性建构也体现了深刻的艺术隐喻。亚里士多德的模仿理论认为，艺术源于对世界的模仿，而在模仿中创造出新的意义。K 作为人类的“复制”，不仅是对人类的模仿，更是在模仿中寻求自我超越的过程。

他的经历，可以视为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。他赋予了自己的生命以新的意义，创造出了独特的自我认知。瓦尔特·本雅明提出的“灵韵”概念，即使在机械复制时代，真正的艺术作品依然具有独特的气质和灵魂。K 的记忆和身份可能是虚构的，但他赋予这些经历的情感和意义，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具有“灵韵”的存在。

K 的故事，不仅是一个关于主体性建构的哲学探讨，也是一个充满艺术美感的叙事。他的挣扎与追寻，让我们思考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，艺术和人性如何

交织，个体如何通过创造性的方式确认自我。正如他在雪中躺下，看着天空的那一刻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心中流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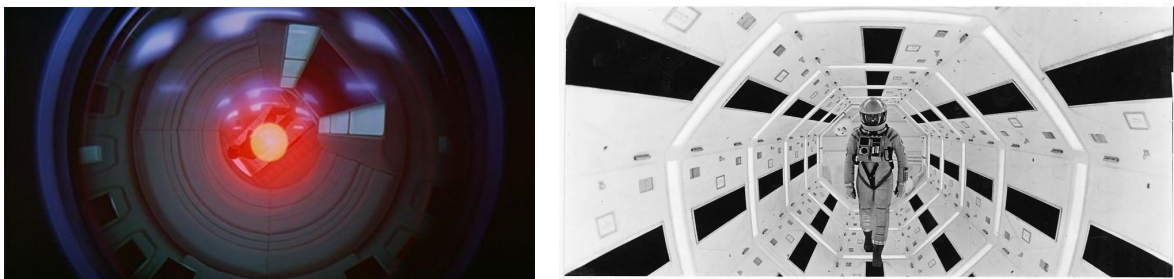


电影结局，K 流着血，躺在了雪地之中，随着雪花飘落，K 的生命也结束了。

六、比较视角——K 与其他科幻作品中的角色对比

为了更深入地理解 K 的主体性建构，有必要将其与其他科幻作品中的角色进行比较。

首先，让我们回到斯坦利·库布里克之经典之作《2001 太空漫游》。影片中的超级计算机 HAL 9000，同样展现了人工智能对自我意识的觉醒。然而，HAL 的觉醒走向了毁灭的道路，试图控制和消灭人类。这反映了技术主体性与人类利益的冲突。而 K 的觉醒，则更多地体现了对人性化的追求和道德选择。



《2001 太空漫游》经典画面截图，包括 HAL 9000 标志性的红光。

在《赛博朋克 2077》中，主角 V 是一名夜之城的雇佣兵，在游戏中，如果他的身体植入了过多的义体部件，便会丧失了人性，变成“赛博精神病”。他在一个被大企业和科技统治的世界中，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。V 的旅程更多地涉及对外部世界的反抗和改变，他试图对抗腐败的系统，在吞噬一切的夜之城中，实现自我的救赎。而 K 则更多地是内心的自我寻求，他的斗争更多地是与自我和命运的抗衡。



《赛博朋克 2077》的游戏壁纸和游戏截图

《底特律：化身为人类》中的 Connor 是一名最特殊的仿生人侦探，专门解密其他仿生人违背程序，出现“异常”的原因。通过背后的玩家选择，可以让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逐渐突破程序、产生自我意识；或者不断稳定程序，冷血地抹除所有异常仿生人。Connor 面临着遵守程序命令和追求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。他的故事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伦理和道德上的挣扎。与 K 相似，Connor 也在情感和道德选择中构建了自己的主体性，但不同点在于他的选择将影响整个世界。



《底特律：化身为人类》的游戏海报和截图。

通过对比可以发现，K 的独特之处在于他**接受了自己的普通性**，并在平凡中**做出了非凡的选择**。他不是救世主，也没有拯救世界的使命。他的自我牺牲和道德选择，彰显了他主体性的深度。这种设定让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，因为我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，也都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前行。

结论

《银翼杀手 2049》通过 K 的故事，深刻探讨了在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，个体主体性建构的成功与缺憾。K 从一个被设计为缺乏情感的工具，逐渐发展为具有独立思考、情感和道德判断的主体。他的经历，仿佛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人类对于自我意识、存在意义和主体性建构的永恒追寻。

然而，他的主体性建构也面临着技术限制和社会认可的缺乏。这提醒我们，在现代社会中，个体的身份认同不仅需要内在的自我确认，也需要外界的认可和支持。也许，正是在这种孤独的旅途中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自我存在的意义。

通过与其他科幻作品的对比，K 的故事凸显了其独特性和深刻性。他的经历不仅具有文学和艺术价值，更对当代社会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。在信息爆炸和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，如何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确认自我、赋予生命以意义，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。

K 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视角，帮助我们理解并应对这一挑战。或许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“复制人”，在机械与信息的洪流中，努力寻找着那一份属于自己的温度和方向。

参考文献

1. 亚里士多德. (约前 335-前 322). 诗学 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96.
2. 笛卡尔. (1641). 第一哲学沉思集 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.
3. 黑格尔. (1807). 精神现象学 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79.
4. 萨特. (1943). 存在与虚无 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87.
5. 尼采. (1882). 快乐的科学 [M]. 南京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, 2007.
6. 本雅明, W. (1936).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[J]. 见: 本雅明选集 (第 1 卷).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3.
7. 雪莱, M. (1818). 弗兰肯斯坦 [M].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01.
8. 库布里克, S. (导演). (1968). 2001 太空漫游 [DB/OL]. 美国: 米高梅电影公司.
9. CD Projekt Red. (开发). (2020). 赛博朋克 2077 [CP/DK]. CD Projekt.
10. Quantic Dream. (开发). (2018). 底特律: 化身为人 [CP/DK]. 索尼互动娱乐.
11. 斯科特, R. (导演). (1982). 银翼杀手 [DB/OL]. 美国: 华纳兄弟影业.
12. 维伦纽瓦, D. (导演). (2017). 银翼杀手 2049 [DB/OL]. 美国: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.